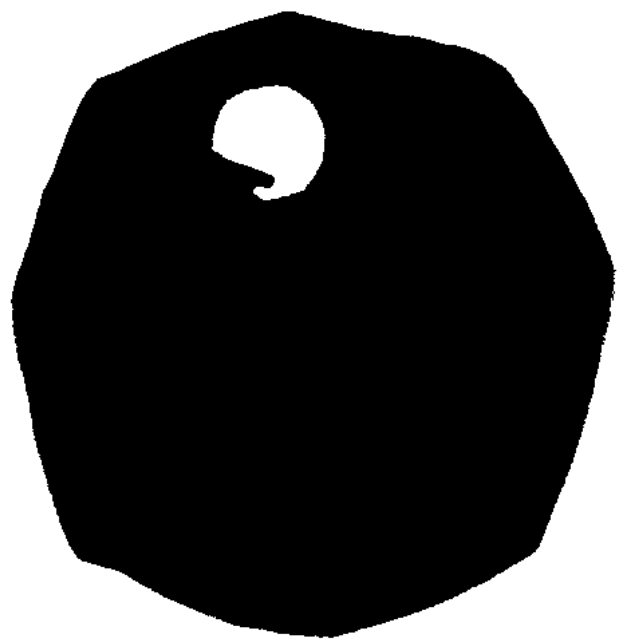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詹岱尔 著

# 胡同里的小棚屋

责任编辑：刘晓梅

# 胡同里的小橘园

詹岱尔

\*

新蕾出版社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.126 插页2 字数52,000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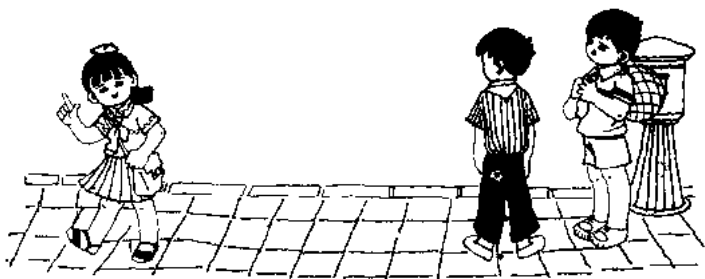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9,1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219 定价：0.34元

施同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大伙儿都管他叫“瘦猴”。他的下巴尖尖的，两片薄薄的耳朵支楞着，都过了十岁的生日了，看起来还不到八岁。走在路上，谁也不会相信，他是个四年级的学生。

他是个独生子，其实，这在现在都不稀奇了。苏老师统计过，我们班五十四个同学，倒有二十一个是独苗苗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但他显得特别娇，每天还让妈妈帮着穿衣服。班里做卫生，他总躲得远远的。轮到他值日，这下该逃不脱了吧？嘿，他也有办法，干脆坐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，把尖尖的下巴放在膝盖上，眨巴着眼，等他妈妈来帮他扫教室。所以，同学们都看不起他。

他喜欢跟我玩。二道杠周莉，是我们班最厉害的女同学了。她长得黑黝黝的，一双小圆眼总是灵活地转来转去，小嘴唇很薄。我奶奶说嘴唇薄的人会说话，这不假，周莉说起话来象打机关枪。每当她说话



时，脑后那把蓬松松的大刷子还神气地一摆一摆的。她看到我和施同在一起，就把小嘴一撇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施同在找保镖呢。”

在班上，我个子最高，力气最大，这话也许有点儿道理。说实在的，开初我也不喜欢施同，但不管怎么着，有一个人一切都听你的，总是件痛快的事。施同和我在一起时，我让他干嘛，他就干嘛。因此，我也乐意和他就伴儿了。

这是一个星期天，刮点儿小风，但天气很好，太阳暖洋洋地晒着。前面不远的地方有棵大槐树，一嘟噜一嘟噜洁白的槐花挂在碧绿碧绿的树叶丛中，空气里洋溢着一种甜丝丝的香味。

下午三点，我和施同坐在体育馆前的小草坪上，施同的小脸上布满了乌云，我们都在发愁。

我们计划着要在这一天学雷锋，做满十件好事，然而，整整跑了两个多钟头，连一次机会也没碰着。

“唉！”施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下巴又放在膝盖上了，“好事儿都躲到哪去了？”

我心里也说不出地恼火，但我不喜欢施同那垂头丧气的样子，便从书包里拿出个小足球，说：“来，先踢会儿球再说。”

施同显然不是一个运动员的材料，他踢了几下，就懒洋洋地靠在铁栏杆上，再也不肯动了。我的情绪却越来越高，我把球对着假设的球门猛踢了过去，球从坚硬的墙壁上弹了回来，我赶紧跳起脚，来了个漂亮的“头球”。

球飞出去了，顺着马路骨碌碌地滚进了前边那条胡同。

施同的兴致突然来了，他用力提了提裤子，朝前追去。他的动作真慢。球就在跟前，他猫下腰，球却从他的手边又骨碌碌地滚开了。

“快，快！哎呀！真笨！”我禁不住大声喊叫起来。
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路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。真的，就象童话故事里讲的那样，她是突然出现的。这以前，我们谁也没有发现胡同里还站着个老奶奶。

施同直腰时，没站稳，身子一歪，整个儿撞在老

奶奶身上。

我吃了一惊，赶紧奔了过去。

老奶奶闭着眼，躺在地上。看起来她已经很老了，脸上布满了蜘蛛网一样的皱纹，象一张深秋的树叶。她吃力地喘着粗气，干瘪的嘴唇哆嗦着，脸黄黄的。

施同吓得脸都白了，惊慌地看着我，好象在问：唐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

我感到自己的腿也在微微打颤。要知道，这样的事我还没有碰到过呀。

我四下看看，静悄悄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要跑，也许能跑脱。但我知道，跑，是不对的。

我们用力扶起老奶奶，使劲儿地喊道：“老奶奶，老奶奶。”



老奶奶的眼睑抬了抬，漠然地看了看我们，失望地摆了摆手，又痛苦地闭上了。她嘴里呐呐地说些什么？听不真。好象有一句是，“怎么不是汽车……”这是什么意思？

我们呆愣愣地站着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
“吱扭”一声，我身后那扇院门打开了，里边走出个大娘。她五十多岁的样子，长得又高又胖，腮帮子红红的，大鼻子大眼，连嘴巴也比别人宽出两分。我认出，她是居民区的马主任。每逢我们学校的同学在街上调皮捣乱了，经常是她上学校找老师告状。她不一定认得我们，可我们都认得她。

马主任的嗓门真响，一见老奶奶这副样子和我俩的模样儿，马上就象明白了一切，问也不问一下，一整串的叫骂立刻把我们包围了：“这是哪儿来的两个野小子？上胡同里来踢球，这胡同是玩球的地方吗？伤了老人，你们说怎么办？把你们大人叫来，咱得好好说说……”

她象抓小鸡似的，一边一个捉住了我们。

施同急得都要哭了，我也心慌得透不过气来。

这时，躺在地上的老奶奶抬起了手，吃力地摆了摆，拦住了马主任：“别……别难为孩子们了，又不是故意的。”

她扶着墙，努力地要站起来。

马主任赶紧伸手搀住了她：“没伤着哪儿？”

“没，没。还是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

“这会儿，你上街干什么？”马主任挺纳闷。

老奶奶没言语，只是用那只枯瘦的手，轻轻地拍了拍马主任，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的表情。

马主任又焦躁起来：“都是些没良心的，就这么对待老人？他们不想想，自个儿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吹气儿吹大的？你呀！”她嗔怪地数落开了老奶奶：“你也太善了。怕嘛！这些东西，你越忍让，他们越来劲。上法院告去！”

施同的脸又发白了。天呀，太可怕了，他在想，这下算是完了。我的心也重新紧张起来。看来，问题复杂了。

马主任没好气地看着我们：“还不快送老奶奶回家，想让老奶奶在这儿过夜？”

老奶奶的家在胡同深处的一个地震棚里。地震后，这条胡同里搭满了这样的小棚子，这几年，都陆陆续续地拆除了，只剩下这孤零零的一座。由于风吹雨打，小棚子东倒西歪的，就跟眼前的老奶奶一样。墙上的泥都剥落了，露出一块块暗红色的砖墙。

棚子里又黑又小，还有一股潮味。顶棚上糊的纸也破了，一块块带着尘土蛛网垂了下来。里边的摆设很少：一张床，一个小柜，连张桌子也没有。角落有个砖头垒的台子，上边放了块案板，下边摆了些盆盆碗碗的。

老奶奶躺下后，立刻疲倦地闭上了眼，我们可不敢走，谁知还有什么事，都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。

也许有十分钟吧，时间显得挺长的，也许根本不到十分钟，只是因为我们害怕，时间就显长了。

后来，老奶奶终于动了一下，她侧过身，看到了我们，惊异地说：“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天不早了，快回家吧？”

“回家？”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您让我们回家？”施同小心地向前迈了一步。

老奶奶慈祥地笑了：“快走吧，家里该惦记了。”

施同一下子变得高兴起来，窄窄的小瘦脸马上变得容光焕发了，两只薄薄的招风耳朵也象要扇动起来。他在庆幸，他原以为会送我们上法院呢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真不愿意看他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。反正那一会儿，我挺恨他的，恨不得给他一个拐脖。

在胡同口，我们又碰上了马主任。

马主任托着个托盘，上边放着两个馒头、一碗菜。

“喂！”她粗声粗气地喝住了我们，“是老奶奶放你们走的吗？”



“嗯。”我们赶紧点头。

马主任虎着脸，手指都要戳到我的脑门上了：“这回便宜你们了，下次给我小心点。”

我爸爸是个工程师，他很忙，忙得象个陀螺。偶尔有一天回来得早一点，他就赶紧捧起大厚本的书，尽可能地把鼻子凑近去，还不时地支起两个指头，把眼镜架往上这么一戳。

我妈妈是搞花布设计的，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：眼白发蓝，眼珠很黑。你仔细地往里看，里边还有个小人儿，有鼻子有眼，还咧着嘴在乐，这就是我。小时候，客人问我：“你住在哪儿？”我总得意地说：“我住在妈妈的眼睛里。不信你看。”

平常，妈妈总穿得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的，人都

说，这是职业的关系。她很可惜我是个“秃小子”，不止一次，我听她对人抱怨，说我“没法打扮”。特别是看到和我一般大的小姑娘时，她就抱怨得更起劲儿了。

当然，这一点也不影响她爱我。她不象有的妈妈，爱象老母鸡那样，紧紧地把孩子护在翅膀底下。她愿意我自个儿多出去跑跑、闯闯。有时，我碰破一点皮，甚至流点血，她也从不大惊小怪的。

我从小就强壮，而且好胜，谁想欺负我都不成，哪怕是比我高一脑袋的，明明知道会吃亏，我也要跟人打一架。妈妈不赞成打架，但我能感觉出来，她挺欣赏我这种性格。

然而，我要是无缘无故地欺负人，或打架的理由不充分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为此，我还结结实实地被她打过几顿屁股。

我无论做了什么事，都不瞒着妈妈，不管是好事，还是坏事。

“妈妈，”一进门，我就告诉她，“今天，我们撞倒了一个老奶奶。”

妈妈正在画草图，她画上几笔，就歪着头端详一番。桌上、地下都是她画废的画稿，一阵风从窗口吹了进来，一张张象蝴蝶一样飞了起来。

听了我的话，她明显地吃了一惊，眉毛也扬起来了：“伤得重吗？”

“好象不重。”

妈妈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把笔往桌上一扔，工作时，她最怕人打搅，何况还是个坏消息呢。不过，她没有更多的责备我，她有个理论，孩子要是承认错误了，就不要没完没了地批评。

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她问。

“我们把老奶奶送回家了。”

她把手压在我的肩膀上，象是下命令似地叮嘱道：“明天，你一定再去看看她。有些情况当时是看不出来的，特别是一个老人。你说她已经挺老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比我奶奶还老呢。”

这一夜，我睡得很不踏实，一是担心老奶奶，二是憋气，好事没做成反倒闯了祸，怎么跟同学们交代。

第二天一早，施同就气喘吁吁地跑来叫我。“唐波，唐波。”他的脸色很不寻常。

“糟了，糟了。”他抹了一把鼻子，把挂在脖子上的书包扯到了背后，“你听说了吗？周莉她们昨天又做了两件好事。”

“什么好事？”

“帮一个大娘给外地的儿子写了一封信，还帮菜市场打扫场地。这下，她们又阔了。”

我感到自己的呼吸顿时窒住了：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

施同小心地看看我的脸色，从口袋里拿出了两个二分的钢镚子：“瞧，这是我拾的，就算咱们一人一个。怎么样？”

我怀疑地看了他一眼。

他有点发毛，急急忙忙补充道：“今天早晨我一上马路，就看见一棵树下有两个亮晶晶的东西，拿来一看，是两个镚子。我想这不正好，我们昨天做好事扑了空，今天好事就送到咱鼻尖上来了。省得周莉她们老盯着咱问。”

我感到自己一下子泄了气，“你拾的，就算你的。我又没有拾。”

施同马上变得活泼起来，他义气地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咱不是总在一起吗。就当我们俩一块儿看见的，还不行吗？谁不知咱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”

我同意了。

一进教室，他立即把两个钢镚子往周莉桌上一拍，大声地说：“记上，我和唐波昨天一人拾到二分钱。”

“一人二分？”周莉的小圆眼眯细了，她怀疑地

拿起钢锄子。当然，钢锄子又不会说话，从上而看不出什么名堂。她狡黠地眨眨眼，还是拿出本儿来记上了。

我极力控制着自己，但还是感到耳根在发烧。

这件事弄得我挺不安的。直到将近放学时，我才定下心来和施同说：“咱们看看老奶奶去。瞧，我妈妈还给她买了一兜苹果呢。”

可施同不肯去，他使劲地眨着眼睛，极力想说服我：“何苦呢？老奶奶又没有让我们去。”

我生气了：“老奶奶是你撞倒的不是？”

“但是……但是……我妈说，这种事能躲最好躲远点。”

“但是……但是……”我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：“但是你妈妈是不对的。”

于是，象以往那样，他立刻变软了，而且，还主动把苹果提在手里。

“笃笃笃”，“笃笃笃”，我们轻轻地敲敲门。

开始，里面一点儿动静也没有，我们还以为老奶奶不在家。

后来，我有点儿着急了，手下用了点劲，“噼啪，噼啪”，木板门震动了，连窗玻璃都颤动了。

“谁呀？”是老奶奶的声音。老奶奶一点点都没

有想到我们会来。她张着嘴，发了会子愣，跟着就忙活起来。

“这大热天，跑嘛呀。真难为你们小哥俩了。”她感动极了，好象不是我们撞倒她，而是她撞倒我们。

她在小柜里摸索了半天，一心想找点好吃的招待我们。好不容易找出一盒子点心，都不新鲜了，咬在嘴里干巴巴的。她是真心实意地请我们吃，我吃了两块，施同只咬了一口，眉头就皱起来了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他才勉强把点心重新塞进嘴里。



“老奶奶，”我问，“您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，挺好。”

“身上还痛吗？”

“不痛，不痛。”

“妈妈让我问问您，要

不要上医院检查一下？”

“不用，不用。”她捉住我的手说，“多懂事的孩子。”说着，不知为什么，又伤心地摇了摇头。

临走时，老奶奶简直舍不得让我们走了。她颤颤巍巍地把我们送到胡同口，嘴里说：“好孩子，奶奶没事了，甭再来了。”

但从她的眼里，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意思。

多善良的老奶奶呀！

施同也感动了。他轻轻对我说：“奇怪，她家怎么就她一个人？”

我也觉着挺纳闷：该不是一个孤老太太吧。

以后，我们又去过几趟，哪次都是老奶奶一个人在家。

我问过她：“老奶奶，您家还有什么人呀？”

老奶奶挺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似的。我问了几次，她都是把眼睑往下一垂，满脸的皱纹都松弛开了，这时的老奶奶，显得更加苍老。

后来，还是马主任告诉我们的。老奶奶有两个儿子，都四十多岁正当年，早都成家立业了。她气忿忿地跺了一下脚：“小日子都过得好着呢。可倒好，把老娘撂在一边，这些个没良心的，以为每月寄几个钱

来就算尽心了，三两个月，连个面儿也不照。”

我不明白，怎么可以这样做？

“会不会是他们太忙了，顾不上来看老奶奶？”

我爸爸就有过这样的情况。一次，他搞试验，整整两个月没上爷爷家。当然，这两个月中，我也难得见着他。爷爷、奶奶生气了，他们跟谁也没说，你搀我扶的直接上了实验场。爸爸正忙得呆头呆脑的，胡子黑森森的一大片，见了爷爷、奶奶光会嘿嘿笑。他挨了好一顿数落，完了得了个大饭盒，打开一看，满满一饭盒的对虾。事后，爸爸一说，馋得我直流口水。

“忙？”不想马主任轻蔑地一撇嘴，“忙个屁！”

她是个火爆性子，但是，我们已经一点儿也不怕她了。我发现，她挺讲道理的。她可能就属于那种人：刀子嘴，豆腐心。

我和施同研究了一下，决定去找一趟老奶奶的儿子。他们一定还不知道老奶奶摔了一跤。我们也有责任通知他们。

老奶奶听到这个主意，好象猛地变年轻了，她简直高兴透了。但她再三叮嘱我们：“就说我不小心，自个儿摔倒的。”

她琢磨了一会儿，又追了出来：“好孩子，要是